

为迷路的『星星』，开一扇窗

——记诸暨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徐丽君

□本报记者 郭诗语

徐丽君的一天,始于一个孤独症学生的拥抱,也可能终于一首未完成的短诗。她的讲台,一头连着那个充斥着尖叫、躁动与无措的“混沌星球”,另一头则通向一个由文字搭建的澄明世界。特殊教育是“这里需要我”的责任,而写作,是她为自己开凿的出口,并延伸为一条让那些不善言表的学生得以被看见的隧道。

这是语文教师徐丽君在诸暨市特殊教育学校任教的第29个年头。前不久,徐丽君入选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2025年度“星星计划”特殊教育奖教金项目。她欣喜中带着惯常的平静:“我没有轰轰烈烈的教学成就,我只是个普通的一线教师,尽力让学生多一点改变。”

星星与尘埃

“一天,我用食指提醒他读到哪了/他用食指轻轻触碰了一下我的食指/我面不改色,心在跳”
——《指读》

上午8:55,九年级的教室里弥漫着一种看似寻常的喧嚣。徐丽君将批改好的作业本发给学生,指导一个女生在讲台边订正错字。此刻,学生们或伏案写字,或兴致勃勃地向同学比画着早上乘坐的公交线路,这场景几乎和普通学校无异。然而,当上课铃声正式响起,表象的薄纱便被揭去。那个清瘦的男生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反复念叨着“6路公交车,经过郭家,下一站……”,像一张被卡住的唱片;一个壮实的男生会忽然笑出声,或高举双手挥舞,发出意义不明的喊叫。

在这片看似无序的声浪中,徐丽君如同一位沉稳的指挥,维护着课堂的秩序。“请乐乐到讲台来,为大家读一读这组词。”她发出异响的男生说道,语气里没有责备,只有邀请。当念叨公交线路的声音渐响,她会走近,轻声道:“安静一分钟,好吗?”徐丽君的注意力远不止于此。在应对这些显性挑战的同时,她捕捉到那个在集体朗读中嘴唇微动的女生,温柔地鼓励:“请月月站起来为我们读一遍。”她也没有忽略那个沉默的身影:“这个问题,我来考一考豆豆。”一堂课的时间里,徐丽君的精神始终高度集中,耳要捕捉每一个异常音源,眼要解读每一个细微的肢体动作,做到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课堂。

徐丽君任教的班级里有智力障碍学生和孤独症学生,相比于前者,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的孤独症学生更容易失控。对不同的“星星”,徐丽君有独特的沟通方式。在这些尘埃般琐碎的日子里,看似微不足道的干预是经年累月沉淀下来的智慧,每个细微的进步都裹挟着日复一日的耐心。

她能抚平小俊躁动不安的情绪。小俊的精神状态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糟糕,经常歇斯底里地尖叫、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脑袋,徐丽君常用吸引注意力的办法帮小俊回到情绪正轨。“小俊,过来测一下体温,你帮我读一下温度计上的度数。”小俊乐于成为老师的小助手,这能让他忘掉要哭闹的事情。

她能读懂小悦看似无意义的行为。对话时只能说两到三个字的小悦总是令人难以

沟通,但徐丽君学会了“倾听”她的动作。有一次,小悦急切地抢夺透明胶,反复说着“写字”。徐丽君蹲下身,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向展示栏。“贴上去吗?”徐丽君问,小悦脸上的焦躁瞬间化为期待的微笑。作业贴上展示栏后,小悦安静而满足地回到座位。

她从细微体态中察觉到小路对自己态度的转变。小路是个一刻不停的“话痨”,起初,徐丽君试图制止,却引起了小路的抵触。特教教师在教学中需要拿起学生的食指进行指读,小路很抗拒这种肢体接触。该如何接近这个学生呢?徐丽君想到了小路的兴趣所在:他有很强的记忆力,对公交线路、学校教师的车牌号等如数家珍,还特别喜欢把这些内容写在纸上,为此经常撕同学的作业本来写。徐丽君送给他一本厚厚的笔记本,让他专门用来写感兴趣的内容。从送出第二本笔记本开始,小路的变化出现了。带读课文时,小路主动用手指触碰了徐丽君的手指,表示亲近意愿。那一刻的感动让徐丽君写下诗篇《指读》。

责任与守望

“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你一长串的口水弄湿了我的衣裳/但我不禁有点喜欢你/因为你笑起来的样子/胸膛中闪过一丝渴求”
——《面庞清秀的男孩》

选择特教,对徐丽君而言,始于一个看似偶然的必然。那时候,诸暨市委托温岭师范学校培养特教教师,一年只招生一人,学成后回诸暨任教(诸暨市特殊教育学校前身)任教。徐丽君填报了温岭师范学校,懵懵懂懂地进入特殊教育专业后,才知道要学手语,毕业后要去教听障学生。而在此后经年,尽管有调换工作的机会,这种“只我一人”的责任感,让徐丽君坚守在家乡的特教岗位不曾动摇。

徐丽君的第一届学生,从手把手教他们手语,到送他们去杭州参加高考,她相随相伴了11年。为了照顾年幼的听障学生,她曾一连3年和他们同吃同住,陪他们过生日,带他们去看病。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徐丽君也会在周末来学校陪他们。“有些孩子长期住校,我不忍心看他们因孤单而哭闹。”学生进入社会后,遇到生活事务上的困难,徐丽君从不吝于帮忙。

随着医疗水平发展,听障学生越来越少,诸暨聋校在2011年转型为培智学校,主要招收智力障碍学生和孤独症学生等。面对陌生的教育对象和更为复杂的挑战,徐丽君再次从头学起,进入又一个特教领域。“有的孩子情绪失控时会做出攻击行为,要躲得够快才行。”徐丽君坦言当初的害怕与迷茫。一节课教不会一个字,那就多教几节课;生活无法自理,那就用更多的耐心……

图为徐丽君在陪学生吃午饭。
(受访者供图)

日子也便一天天过来了。“我深知自己作为老师并不是最辛苦的,家长承受着最大的压力。我们在学校里多教一点,家长就能稍微喘口气。”说话间,她的脸上流露出悲悯。

徐丽君想为他们多做点事。“送教上门”,是我国特殊教育体系为那些无法走出家门的残疾儿童铺设的一条教育通道。她的第一个送教对象是一名8岁的脑瘫患儿。徐丽君每周都会去他家里,教他拼音和数字,陪他拼积木,风雨无阻。努力翕动却难以成言的嘴巴淌出口水,流在徐丽君的手上和衣衫上,她从未躲闪和嫌弃,甚至为他写下了《面庞清秀的男孩》这首诗歌。

她和无声世界的联结亦不曾间断。自2010年至今,每个双休日她都会准时出现在诸暨电视台的录制间,担任新闻节目的手语翻译,做听障群体的“耳朵”。她的责任感,早已成为对整个特殊群体的守望。

文学与回响

“蝴蝶怎样扇动它的翅膀/音符在第几根弦上蹦跳/我渴求晨光揭开一切谜底/迎着花香我可以静静等候”
——《流水中是否淌着我日夜思慕的晨光》

回望29年特教生涯,当然会有很多个失落时刻。特教教师很难拥有“桃李满天下”的成就感,包围着他们的是学生反复无常的情绪、原地打转的学习和沉重的未来。“我们在孩子身上倾注了大量心力,而他不知道你在关心他,他还要对你发脾气,这种时候你会觉得好难过。”于是文学成了徐丽君的一个情感出口。

在她笔下,这些“星星”是迷路了:他们在地球上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只能不停徘徊,有的徘徊在不良的情绪上,有的徘徊在

无意义的语言上,有的甚至徘徊在不良的举动上。她写下与“星星”相处的故事,小俊是“纤小、泛着忧伤光芒的星星”,“话痨星星”小路则给她带来了好玩的东西。非虚构写作给予了徐丽君与现实困顿对抗的力量。她的灵感也常被学生们细微的举动触发,她写下众多诗篇,在诗行间安放心中波澜,解读那些独特的灵魂。

“但愿我的文字能为那些不善言表的孩子发出一点声音,让人们看见他们渴望被理解的内心世界,看见他们可爱的一面。”前半生用手语打开了无声世界的门,后半生徐丽君要用笔端为孤独世界打开一扇窗。她的文学作品在《浙江诗人》《文学天地》《浣纱》等刊物上发表。

写日记是徐丽君给学生布置的每日作业,不求文采,只为让他们在书写中沉淀心情,记录下每一天的真实片段。有一回,她在日记本里看到了惊喜。有个学生写道:“我把买来的鞋子拿去晒太阳,让阳光钻进我的鞋子。”徐丽君给这句话画上波浪线,表扬道:“会运用课文中的句子,真棒!”课文中,阳光钻进棉花里。看来,这个学生感悟到了文字之美,而这阳光,也真正钻进了他的心里。

舟山市六横中学教师蒋莎莎：

谱一曲海岛弦歌

□本报记者 郭诗语
通讯员 王豪锋

清晨,海岛的晨雾还未散去,舟山市六横中学高三(1)班教室的灯已经亮了,一个娇小的身影正为黑板旁的高考倒计时挂历翻开新的一页。利落的马尾辫,走路带风,看似学生模样的青年教师蒋莎莎肩上扛着高三英语教学、班主任、政教处副主任三副担子。

8年前,蒋莎莎从杭州回到家乡舟山,成为六横中学的一名英语教师。六横岛与舟山本岛隔海相望,往返只能依靠渡轮。从学校到她本岛的家,需要辗转数个小时。周六下午到家,周日午后就要踏上返校的路途。她的丈夫在杭州工作,3岁的孩子托付给家中老人照料,一家人分居三地,蒋莎莎每周能与家人相伴的时间,满打满算也不足24小时。

“大风大雾一来就停航,最磨人的是‘船班未定’,你只能等,不知道下一班船会不会来。”不便的交通、偏远的环境,使得青年教师待不住一直是难题,而蒋莎莎给出的回答是:“我

是海岛的孩子,我想把看过的风景、学到的知识带回海岛,就像当年老师教我那样,陪这里的孩子们慢慢长大,让他们也有能力去看更远的世界。”

这所离岛高中,学生基础较为薄弱,有不少学生来自外岛,这就需要教师倾注更多的精力,不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管理上。早上7点开始早读,晚上10点多结束查寝,一整天满满当当,“睁眼在学校,闭眼也在学校”。面对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蒋莎莎和英语组的同事们推行了分层辅导机制,打破班级界限,将全年级学生分为3个层级,用课后、晚自习等时间,为不同基础的学生量身定制辅导内容。

作为班主任,蒋莎莎始终相信每个学生心中都有一根独特的琴弦,而她所要做的,就是用心拨动那根弦,静待回音响起。她带的第一届学生中就有一个非常“难管”,蒋莎莎常常找他谈心,但对方并不领情,总是言语冲撞。直到毕业之后,忽然有一天他给蒋莎莎打来电话表达感谢。“我最大的感触是不要期待学生在当下就有一百八十度的改变,我们对学生的关心和教育,可能会在他们未来的某个时间节点

上收获到正反馈。”蒋莎莎感慨道。

两年前,高一新生开学那天,蒋莎莎注意到独自坐在教室角落的小吴。当其他学生在问卷上畅谈对高中生活的期待时,他那一栏空空如也。“老师,我没想法,在哪儿都一样。”面对这样的回应,蒋莎莎没有放弃,而是默默关注。两周后,室友投诉小吴言语嘲讽,同桌埋怨他影响自习。严厉的批评、耐心的说教,换来的仍是那句“无所谓”。家访后她才知道,这个叛逆的少年从小父母离异,被寄养在亲戚家。那一刻她明白,那些不羁言行不过是他为自己穿上的铠甲。

转机出现在一个月后。小吴因在课堂睡觉被值日教师点名,这次,蒋莎莎没有批评,而是先表扬他课桌整洁:“你的课桌是全班的榜样。”这一句意外的肯定,瞬间让这个总是面无表情、学生眼眶湿润:“老师,你是第一个肯定我的人。”这成了两人信任的起点。那天,他们像朋友一样聊了很久,小吴终于将积压多年的委屈和困惑倾吐出来。这次经历让蒋莎莎意识到,看似顽固执拗的学生背后也藏着一颗渴望被认可的、一句及时的表扬、一次真诚的倾听,远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

在学校,蒋莎莎被同事们戏称为“值夜班的守护神”。每逢蒋莎莎值班,常会碰到学生急性肠胃炎或发烧,麻利地送医、挂号、陪护,急诊室里的奔波忙碌已成为她熟悉的“战斗”。最晚的一次,她在医院陪护到次日凌晨5点,天蒙蒙亮时又赶回学校,不耽误上午的课程。“其实只是巧合,”她捂嘴笑,“但学生现在一看到我值日就喊‘莎姐,今天又值班啊,中午可要多睡会儿!’”这份调侃背后,是她随时切换“急救员”“临时家长”的多重角色,大家心里都感到无比踏实。

海风裹着咸湿的气息穿过校园,在讲解完作文例句“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有志者事竟成)”后,蒋莎莎步履匆匆走向下一间教室。学生从小岛屿起航,这位用8年青春陪伴海岛学生的教师,依然在平凡的日常中,等待下一根心弦被拨动时,那清脆的回音。

